

巴 荒 著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文化大散文系列



东方出版中心

巴 荒 著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东方出版中心

说 明

经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批准,原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知识出版社(沪),自1996年1月1日起,更名为东方出版中心。

阳光与荒原的诱惑

巴 荒 著

出版: 东方出版中心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上海仙霞路335号 邮编200335)	印张: 9.75
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字数: 220千字 插页5
经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版次: 1997年4月 第1版第1次印刷
印刷: 昆山亭林印刷总厂	印数: 1—20,000

ISBN 7-80627-166-X/1·63

定价: 20.00元

自序

十年之际，回首西藏，西藏之行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匆匆而过。

我在那个充满诱惑的土地上停留的时间真是太短了，我不曾想过要走遍它的每一个角落，但我却因为她的诱惑而走遍了我自身的每一个角落。

在那块土地上的走，也许我是走得太急了，走得太动情了，一次就耗掉我百倍的热情和精力；两年之中4次进进出出，停留在高原的时间加起来仅仅一年，而独自在心中释解这份西藏情结，却已经用了整整10年。我知道，要彻底的释解它，或许这真得用上整整一生。

在那块土地上的走，我的确又是走得太慢了，在那块土地上停留的时间也的确确是太久了，移动一步就要耗掉我10年的精神。回首10年，西藏在我的人生旅途中实在是漫长。

我不断地对自己说，西藏对我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或者说，我对西藏应该画上一个句号了；过了一年半载又一年半载，我不断地问自己“怎么还未能画上句号？”，许多朋友也一直期待着我能将我心中的西藏全部写出来，然后对西藏画上一个句号，她们都明白，我还没有能从西藏走出来，我曾经以为我再也走不出来了，也曾经以为不将话说尽就不可能走出来，同时，我也曾经因为走不出来而对她保留了一份永久的神秘情感，我常年地陶醉于其中，沉沦于其中……

回首西藏，“其实，我至今也不能分清，在这个生命过程中，有多少份是为理性的思考和哲学的关怀，多少份是对文化的关注和情感的宣泄，多少份是为神圣的职责和义务，多少份又是为身不由己的命运的驱使和对生与死的放逐”……

我像是被一阵风吹进西藏的，那风既轻柔又刚烈；我又像是被一股风暴卷入西藏的，那风暴如闪电一般突然。

我带着一份天真和希冀，带着单纯和执著去渴求世界的单纯和执著，而我发现了自己并不了解的更为复杂的世界；那世界的复杂和丰富性包融着构成“生与死”的一切因因缘缘，给人一个浓缩了的完整的人生体验……多年之后，我又从那个复杂的世界发现单纯。

第一次走进西藏是壮丽或者说是壮烈的，虽然当时既作为中国美术报的一个编辑，也是作为一个虔诚的朝圣者的个体，带着对城市文化的逃避和对“荒原文化”的追求，去关注西藏当代美术现状和神秘的西藏……那时我对西藏并不了解，对自己也不能算真正地了解；再次进入西藏是清醒的又是迷茫的，作为一名中央讲师团成员，我无愧于那一次神圣的义务和工作，但我自身却存在于一个更大的困惑之中；西藏的诱惑始然，我再次获得置生死于不顾的机遇，风尘仆仆奔向无人区，浪迹天涯般地在西部边远的山区，固执地要“做些什么？”……；而真正的理解却是在离开她和离开了自己那个英雄主义的模式之后。

每走一遍西藏，都是一次朝圣，每一次朝圣，都是在自身未知的领域里再度的“旅行”；每写一遍西藏，都是重新在高原上走一遍，在自身的领地再“旅行”一次；我一打开沉甸甸的“西藏日记”，我拿起笔重新整理它们，我就又走进了西藏……

而每“走”一遍西藏，我都有新的和阳光与荒原的对话。我越

走越深，我成为一个特殊的旅行者，从阳光灿烂的“风景”走到了历史深处扑朔迷离的“风景”，走到了人的情感和理性深处的“风景”，我知道，那是一条没有止境的路，一个没有止境的话题。

我也知道，一定会有这一天，我会把一切放在一个固定的距离之外，对自己询问：那是我吗？还会有新的发现。

十年之际，我才觉得我终于有了要离开西藏的感觉了，我把握着自我而寻找着自我，10年的旅程之后，我才知道，这10年的寻找其实是一个从实现自我到欲摆脱自我的旅行。或许，某种新的里程将要开始了。

十年之际，或者说，西藏终于要与我有一个距离了，我将能更清楚地观望西藏和我的西藏。我知道，我的西藏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一个与自己有着某种相同属性的符号，因此，我还不敢说我已彻底地走出那个带有象征意义的阳光与荒原，我依然注视那道层出不穷的历史的风景线，依然从那道风景中看人类，依然从那道风景中看见自己。

我对西藏和西藏的阿里充满了特别的感情。一年多以前，恳请博学而才华超群的藏族学者格勒先生为我的《西藏古文明之旅》作序时，谈及阿里，情不自禁地自认为自己是“阿里人”；阿里成为我生命搏击的最强音，我的脉搏时时感到在同它的历史和现在一起跳动，它使我在我的天性与自然、宇宙和人类的冥冥感应之中获得丰富而博大的内容，它使我的追寻、眺望、聆听、触摸和对源源不断涌现的世界的分辨获得一次次更新的感受。

我说“我挚爱着养育过我的精神的每一寸泥土，敬重生活在高原上的人；西藏，是一种无法比拟的独特的给予和被给予”。

记得 1987 年第一次离开西藏，我将这种对西藏的特别的感激之情告诉一位真正懂得西藏的朋友，他回信说：

“你讲了那么多不必要的感谢的话，要懂得是那太阳”……

巴 荒

1996 年 10 月 9 日于北京

寻找青鸟

作为一个东方的女性，我从事艺术，关注生命与自然之种种相互关系，像所有的“痴人”一样探索生命存在的终极意义，追求“文明”而又渴望“回归”，却既无法摆脱文化亦无法摆脱非文化的存在；无法摆脱在追求意义的过程中不断地失落；亦无法摆脱追求更高层次文化与宗教及生命的渴求所产生的困惑——生命的核心是一座巨大的荒原，而西部的自然反射着生命的奇观……

许多年过去了，无论世上发生何种变故，我始终不能忘掉那些时光，也不能丢掉那些东西。它们究竟是什么？我想，使我不能遗忘的东西，一定是生命中最本质、最有价值的东西，人生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寻找或被寻找着什么，它可能仅仅是一种精神或者说是一种状态。它有时附在一事一物，有时却游离于不知方位的虚空。我曾总是固执地寻找和等待，幻想它在某一具体的物或事物上完整而永恒地托现，并在精神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里苦苦地搜索……经历了彷徨、失望和离奇的艰辛，我终于一次次发现了它，它却一直就与我同在——那就是这种与原始自然和它们派生出来的情感割不断的神秘联系和独特的理解。人生也罢，艺术也罢，对我来说，一切动力和创造热情皆源于此。因此，才有了我数次独行西藏阿里的冒险生涯。

我想以我对自然、对一切生命体和对艺术强烈的爱，以我生命的体验并努力超越个体生命意义的视觉，来再现和赞颂西藏

独具魅力的、带有象征意义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而它言未尽，言不能尽。

但我希望：我打开了一个窗口，使人们发现，青鸟就在我们自己的肩上。

作 者

1989年12月

不 离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女画家巴荒四次深入西藏考察后写下的系列文化散文。依据其独行荒原的传奇经历而写下的这部书稿,最早成稿于1990年。此后经过六年多的时间积淀,才于1996年正式定稿。

全书从一个富有激情的生命体验出发,试图通过语言的方式,以寻求人类文明的起源,重蹈人类生存发展的艰难旅程。全书十六篇散文,其中有《古格的诱惑》《巡游艺术与秘史》《象雄古国风景线》等名篇,它们的内在基点,在于通过对西藏独特的自然风貌、灿烂的宗教文化和艺术、丰富而又悲壮的人文景观,以及风俗人情等生活细节的真实描述,揭示了生命存在的意义与文明的渗透性和脆弱性。而《穿越秘境》则是以似梦似幻的手法,在远古与现实的更替之中,完成了一次生命对历史的永恒追问。

全书融入了理性思考,并又以感性的语言释放出超越个体生命意义的人文关怀,就构成了本书持有的文化价值。

目 录

自序.....	1
寻找青鸟.....	1

拉萨日光城印象.....	1
雅砻河谷寻古	16
走进阿里	32
等待生命	46
冈底斯的朝圣	61
孔雀河边寨夕阳	80
古格的诱惑.....	102
巡游艺术与秘史.....	119
重访故城日夜.....	140
托林秘语.....	160
象雄古国风景线.....	179
白马之恋.....	197
日喀则校园寂语.....	209
两万里路日月.....	224
穿越秘境.....	247

走出荒原.....	269
过去的时光.....	284
后记之一.....	288
后记之二.....	291

拉萨日光城印象

这是一种特殊的等待时刻：我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在模糊不辨而又充满奇异的诱惑中，一个人坐于陌生的人群中，向“极地”挺进……

燃烧的太阳，让我想起那使凡高变得疯狂的“阿尔的阳光”，生命落在这片阳光下，就像铁锤敲在铜幢上迸溅出火星……我连同我眼前寺院的金顶、红墙、巨大的转经筒和老百姓手中的摩尼轮，还有八廓街自由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杂货摊，在阳光下都像一锭锭燃烧的金子。

煨桑炉冒出的展烟在零星的雨滴和潮湿的薄雾下失去了方向的飘散着，一切建筑和流动的斑点都影影绰绰，在朦胧的晨曦里，所有流动的生物都如冥顽的精灵。

尽管，每日里太阳首先在它直插云霄的官顶燃起，把它的金顶铜幢烧成火炬一般炽烈，但这座依红山而起的拉萨最高、历史最悠久的宫殿建筑，与它脚下生息繁衍

的世俗欢乐比，俨然如不问人间是何年何月何日的天官。

风和日丽时，坐在无人的山岗，我有一种随幡旗飘升的感觉，自己也好像成了一根向天廷伸的蔓藤；而一旦大风乍起，猛烈扇动的旗帜带来神秘鬼魅的声音，再等太阳的火一退，转经的人一消失，我就恐慌得想拔腿逃跑。

看上去，整个药王山是一件充满生命力的“大地艺术”作品……它由雕塑、印有经文咒语的旗帜，由太阳和风以及日复一日川流不息的信徒百姓来完成。而此刻，巴日卢古小庙用白浆新粉刷过的外壁在太阳的照耀下像一面聚光镜，阳光的焦点仿佛要把它烧出一个窟窿来。



一个远方的朋友劝我不要一人独自西行。

而我已经等得太久了。1987年的5月17日，是个迟到的日子。我没有听从朋友的劝阻，在这个细雨霏霏的早晨，悄悄地告别了还未彻底醒来的都城，怀着“留土”的冷梦，独自踏上西行之途。

飞往拉萨……

由北京往拉萨的飞机一离开地面，那个想了又想的想法终于在向现实转换的过程中，摆脱虚妄的捉摸而获得全新的行动快感。亢奋的血液与膨胀的想象力随着海拔高度的增高而升腾，

一些极不具象的无边的感觉向脚下浩瀚的云层扩散……

我隐隐觉得有一桩命定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一切正像机窗外扑朔迷离的云海隔离着山川和大陆，而我正在穿越它们就像欲穿越灵魂的迷雾，抵达某一个意想中的彼岸。

这是一种特殊的等待时刻：我好像一直在寻找着什么？在模糊不辨而又充满奇异的诱惑中，一个人坐在陌生的人群中，向“极地”挺进……

飞机落在如沙漠绿洲的拉萨贡嘎机场，犹如降落在一个宇宙的航空站。这就是4000万年前的古特提斯海——古地中海的那一部分——消沉后又隆起的神秘地域，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120万平方公里，称之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吗？2小时的车程之后，举世闻名的布达拉宫在焦急的盼望中终于出现，它如金子般嵌在拉萨平原突起的峰峦上，那么小？沿雅鲁藏布江逆行至拉萨河口，穿过著名的曲水大桥，它旋即就在眼前，活脱脱一座劈开天穹的雄伟宫殿……阳光灿烂。天，如掉进了宝石蓝的染缸，蓝天下，万物一派红黄蓝绿白和金银镶嵌……

有过南方城市雾雨蒙蒙的童年和少年，也有过被称之为秋高气爽的北国之日，但落在海拔3650米的西部拉萨，突然被绚丽的色彩和眩眼的阳光映照和透射，我先是感到双目疼痛，然后是在充足的阳光和透明的空气中狂喜，并发现缺少阳光的城市和地方是那么的幸。

这是一个特别受宇宙恩宠的地方，新老城区加起来也只有几平方公里的高原古城，年日照量却达3000多小时，紫外线辐射的强度超出平原二倍以上。它夏季的日照从早上7点一直到晚上10点。如火轮般燃烧的太阳，让我想起那使凡高的热情变

得疯狂的“阿尔的阳光”，生命落在这块高地的阳光下就像铁锤敲在铜幢上迸溅出火星。我觉得一种在绚丽的色彩和强力的热浪中沸腾的东西在我体内膨胀、扩张，我连同我眼前寺院的金顶、红墙、巨大的转经筒和老百姓手中的摩尼轮，还有八廓街自由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杂货摊，在阳光下都像一锭锭燃烧的金子。

拉萨的第一个夜晚，我梦见大地是沸腾的火池，而我在飞，在逃出一个高高的围墙，向天上那团诱人的火轮飞去；我在火池中坠落，像一块炉铁被烧炼得通体透红，渐渐被融化……似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

在这儿，我如同患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所描绘的那种不眠症，夜里没有睡眠，对拥有充足的阳光和时间兴奋若狂，而“觉得不睡觉挺快活”。而早晨，一等太阳燃烧起来，我就急匆匆地渴望融进拉萨金属般闪光的世界，去看那寺院的金顶铜幢和宗教艺术，闻那香火酥油味；去转那包罗万象的八廓街头，听那信徒手中的铜铃声、口中颂经祈祷的潮声和转经的步声……

但拉萨的一切生活却处于极其缓慢的节奏中，白天比内地长，时间富有得好像失去了弹性，钟表对一般人来说没有决定性的意义，一切都以太阳周而复始的旋转为指针。我抱怨拉萨人醒得太晚，使我总是失望地等候和徘徊在那些我不能不求助的办公大楼外。当地有人告诫我：别着急，你一天只能办一件事。

这种节奏迟缓的时间与热烈斑斓的空间形成鲜明对比，如一幅反差强烈而倒置的图像改变着我的时空概念。

八廓街的声音和沸腾的热潮象征着拉萨心脏的跳动。

以大招寺为核心的宗教场所是八廓街运转的轴心，它是整个城市最早燃起、最晚熄灭灯火的地方。由大招寺门庭下被磕长

头的信徒们用他们身体擦得光滑锃亮的石铺地面，到沿着八廓街顺时针方向转经的道路，展开了八廓街1.5公里长环绕的街头生活画卷：从信徒的宗教朝拜，到宗教器物、百货和首饰古董，以及蔬菜瓜果、牛羊肉的买卖——商人、游人、磕头转经的信徒、流浪汉、唱经化缘的喇嘛、看热闹的闲人各行其事，互不干扰。“How much”一词如同那些兜售首饰的姑娘们对你说“你好”，她们总是尾随异邦游客。而年龄更小的孩子们也总是向游人伸出拇指说：“咕叽、咕叽……”，希望从你的口袋里获取一点布施。

八廓街如一个旋转着的大磨盘，它带动每一个进入这个“场”的人按顺时针走，只要你一进入这个旋转的盘道，就无法停住你的脚步或轻易离开。无论是跟卖古董的老头儿或是兜售藏刀的康巴汉子讨价还价，还是跟几乎天天在你身后追上几步的姑娘们愉快地拉上几句“家常”，或是一抬头看见一个过目难忘的朝圣人正摇着摩尼轮从身边走过，你提起脚跟又去追逐朝圣人，一跟就数百米不舍……等再次发现自己又转回某个吸引人的古董摊，或许在这诱人的转经道上就已经绕上三五圈了。

这是八廓街独具的魔力。它是一个已经历了千余个春夏秋冬，经历了亿万万人次的脚步在高原阳光下按固定的方向和流速杂沓和旋转而形成的发光的磁场。每一次跟随太阳进入这个发光的“场”内，我就忘记了日子，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目的和意义。每天到八廓街转上四五个小时，我怎么也不会感到这时间是在浪费。

八廓街是个来者不拒并贫贱不分的场所，任何人都可以从每天由寺院推出的木轮车上领一勺食物，或者靠在“舅甥会盟碑”日照温暖的矮墙下歇息。没有人会鄙视贫穷，接受布施的人和布施的人一样坦然；也没有人去奢谈日常繁琐的礼仪，即使在布达拉宫高墙下或它华贵的门槛上，都不会拒绝疲累的路人，都